

# 科技時代的翻譯專業： 翻譯科技與翻譯專業的概念連結

林俊宏

## 摘要

翻譯產業在中華民國行業分類中歸於「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理應屬於專業服務業。但在 2012 年的臺灣翻譯產業調查研究中，口筆譯自由業者多數認為「翻譯專業地位不受重視」的問題介於「非常嚴重」到「嚴重」之間，可見各界對於「翻譯專業」的認知仍有極大改善空間。

然而，現行研究對於「翻譯專業」的概念著墨甚少，有必要進一步釐清，以利產業發展。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法，整理目前翻譯研究及其他服務業研究中「專業」（profession）的概念，先依此檢視分析翻譯產業現況，再據以討論翻譯科技對翻譯專業發展的意義。研究主要架構由功能論（functionalist）與權力論（power）出發，分別從對社會的功能、以及對自身領域的保障加以討論。而就專業發展而言，Thakor & Kumar（2000）認為提升專業形象的方式包括（1）弱化對身體勞動的印象，（2）解釋工作的重要性，（3）提升工作者的教育水準，以及（4）教育大眾關於該專業的知識等。由此觀之，相較於「翻譯能力」較為抽象而不易量化，翻譯科技之運用較易於了解、易於透過教學訓練而培養，也容易有量化及客觀認證標準，對於翻譯專業發展實有重大意義。經由理清翻譯科技與翻譯專業之關係，期盼研究結

果有助於翻譯產業發展、政策擬定、譯者培養及在職訓練、產業挑選譯者等目的之評判。

**關鍵詞：**翻譯科技、翻譯專業、專業翻譯

---

林俊宏，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講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部分初稿內容曾發表於「2013 臺灣翻譯研討會——科技與翻譯發展」，作者在此向該場研討會主持人賴秉彥教授、評論人李憲榮教授及所有與會人士，以及本文的兩位匿名審查者所給予的修正意見致謝。

# **A Stud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in Building the Translation Profession**

Oscar Chun-Hung Lin

## **Abstract**

In the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ranslation industry is categorized under Section M: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tivities,” but as shown in the 2012 Survey of Translation Industry in Taiwan, a huge percentage of freelance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still thought that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 is not taken seriously” is “very serious” or “serious.” There can b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to the perception of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

However, studie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area are still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 which is ess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tak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 in past studies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and other industries, starting from the functionalist view and power view to discuss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 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industry, Thakor & Kumar (2000) propose several ways to enhance the perceptions of professionalism: (1) de-emphasize the physical nature of the tasks, (2) explain the criticality of the tasks, (3) raise educational standards demanded of practitioners, and (4) educate the public regarding the expertise possessed by members of that occupation. In this view, compared with “translation ability,” which is more abstract and not easily measured, the ability to utiliz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ranslation programs, translation memory, etc.) is more understandable to the public,

easier to cultivate through teaching or training, more measurable or easily certified. By analy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lation profess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industry, translation policies, cultivation and on-job training of translators, and related developments.

**Keywords: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ranslation profession,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 壹、緒論

翻譯產業無論在香港、歐盟或聯合國產業分類，都列在「專業活動」項目之下，而在中華民國行業分類中，也同樣屬於 M 類的「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同類行業另有法律及會計、企業管理、建築工程、室內設計等等。但由於客觀因素以及自身定位未能明確，即使同屬 M 類，翻譯卻再歸類至「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而與攝影、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業並列。另外，在 2012 年臺灣翻譯產業調查研究中，口筆譯自由業者也多半認為「翻譯專業地位不受重視」的問題介於「非常嚴重」到「嚴重」之間。

由此可見，雖然翻譯產業逐漸得到各界重視，但翻譯作為專業（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卻不見得同樣受到肯定。例如學界的賴慈芸教授便曾提及，認為目前翻譯最大的問題是「社會普遍不以翻譯為專業，以致於譯格低落」（賴慈芸，2009），而業界的馮國扶先生也曾提到臺灣「欠缺真正的翻譯專業人才」（馮國扶，2012）。新聞上也常出現「翻譯社出包」、立委批評政府翻譯費用浮編而「浪費公務人員英文專業」的類似新聞。究竟在這個科技時代，翻譯該如何真正形成「專業」，還值得省思，而翻譯科技能如何協助翻譯形成專業形象，值得深入探討。本文將先討論華文世界的「翻譯專業」發展，接著由社會科學認定專業的功能論及權力論兩種角度出發，分別討論對社會的功能、以及對自身的保障，再就此論點討論翻譯科技對翻譯專業發展的影響。

## 貳、華文世界的「翻譯專業」——中國的翻譯專業碩士走向

近年來，華文經濟活動熱絡，尤其中國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翻譯公司紛紛開設，翻譯活動也隨之發展興盛（宋書聲，2007）。因應此情境，中國從 2003 年至 2004 年首先由上海外國語

大學設置「翻譯學」碩博士學位，到 2006 年，仲偉合等人更提出「翻譯學學科發展的新方向」，也就是設置「翻譯專業碩士」學位（仲偉合，2006）。相較於之前偏向文學類型、著重翻譯英文文學作品的「翻譯專業」（陳茂新，2002），2006 年之後的「翻譯專業碩士」大幅走向主流市場產業，與產業密切結合。

時至 2007 年，北京正式通過核准北京大學等 15 所大學開辦「翻譯專業碩士」（簡稱 MTI）學位，2010 年更增設 25 所 MTI，全中國共有 40 所學校大力推動 MTI 學位，形成不容忽視的趨勢。根據〈翻譯碩士專業學位設置方案〉第一條，此學位設置目的是要培養「高層次、應用型高級翻譯人才」，屬於專業學位，而有別於傳統「翻譯碩士」（MA）的研究型人才。2009 年，全中國增招五萬名專業學位學生，其中一部分便是 MTI，並決定與行業協會（中國譯協）全面合作，由此可知，未來中國翻譯學術界將和產業高度結合。而中國國務院學位辦公室／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調研員唐繼衛也呼籲「加強翻譯碩士教育工作，適應翻譯產業發展需要」（唐繼衛，2010）。翻譯相關的課程也快速進展，課程設計的目標及範疇明確許多（穆雷，2008）。

在同屬華文圈的中國 MTI 學位大幅增加之際，有必要瞭解其背後基本假設。首先，MTI 屬於「專業學位」，而根據最早提出 MTI 倡議的仲偉合說法，專業學位教育出發點在於「各行各業對應用型人才需求的擴大」，而且專業學位教育也將逐漸「與特定職業任職資格相結合，成為國際上通行的『職業學位』，即只有獲得這種學位才能進入某一行業從業」（仲偉合，2007）。所謂的「應用型人才」、或說翻譯專業，其實也就是職業導向，是因應資金流入這個區塊而應運而生的需求。

在學術圈談到資金、企業需求，似乎總帶有禁忌的色彩，彷彿違背最初大學設立對學術的堅持。然而，專業學位的概念早已滲入各個領域而難以避免，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企業管理碩士（MBA），是在學術

界充分培育企業及產業所需要的人才，期望以學術推動整體國家經濟發展。而就 MTI 而言，中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也特別提出翻譯專業人員需具有「一定的社會閱歷和較成熟的心智」，而要培養的是「能適應國家經濟、文化、社會建設需要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高層次、應用型、專業性口筆譯人才」（李軍、黃寶印、朱瑞，2007）。但這種翻譯教學顯然和過去在外語系所中的翻譯教學有不同之處，甚至有人已提出認為 MTI 是「一門新的學科，一門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由新的交流模式、市場需求和職業發展趨向而催生的應用型學科」（姚錦清，2010）。在 MTI 模式推出後，也已有學者倡議各種不同翻譯相關課程的分類，雖然同樣有「翻譯」這項元素，但用途及課程性質各有不同，從用以學習外語、到提升文字轉換能力、到實際提高翻譯能力及訓練成為譯者，應分為不同的層次。（參見表 1）

表 1：中國現行翻譯教學層次區分（穆雷，2008）

	外語科系 高年級翻譯課	外語科系 翻譯取向	翻譯科系
培養目標	提高外語 应用能力	提高雙語的 翻譯轉換能力	提高翻譯能力 與譯者能力
學生基礎	聽說讀寫 基本課程	外語專業 成績突出	扎實的雙語基本功 譯學所需基本素質
教學性質	語言取向的 翻譯教學	介於兩者之間	專業取向的翻譯教學

這樣一門「新的學科」，基本概念之一在於所謂的「專業翻譯 / 專業筆譯」。關於此點，雖然各家說法略有出入而未定於一尊，但一致的主

要重點在於「專業翻譯」不涉及文學翻譯，主要是指翻譯作為一種職業，服務於跨語言交際領域內的專門職位（柴明穎，2010）。這種翻譯服務不同於過往的文學翻譯，通常並不重視與原文本的相似，比較接近翻譯的功能論，以「能否滿足不同顧客的需求」作為判斷標準，也因此目標讀者（目標文本的使用者/接受者）成為一大重點，是翻譯成敗的最大決定者（姚錦清，2010）。此外，也由於文本偏向實用性，重點不在文采而在邏輯、前後一致，並且往往有其時效限制。

姚錦清提出文學翻譯和專業翻譯的區別如表 2，在此著重於其關於「專業翻譯」的論述。由翻譯標準及參與者關係兩項而言，可看出強烈的服務業傾向，並著重譯文的功能及目的。然而，這裡的「譯者中心」僅用以論述參與者關係，而並非譯者主體性的議題，更不是指譯者得以恣意行事或有絕對的決定權；在專業翻譯產業中，譯者反而會比文學翻譯的譯者處於更不顯眼的地位，特別是在強調集體化作業以迅速處理大量文字的情形下，在第一線的譯者雖然號稱「專業」，但個人風格不僅不重要，反而還可能成為負擔。譯者雖然似乎擺脫了原文至上的桎梏，但也必須面對產業中各項關於標準和一致的規範。

表 2：文學翻譯與專業翻譯的區別（姚錦清，2010）

	文學翻譯	專業翻譯
翻譯標準	原文至上 （「信達雅」等）	譯文目的至上 （翻譯服務標準）
參與者關係	原作者中心，譯者 附庸目標受眾模糊	譯者中心 目標受眾明確並且備受關注
翻譯思維	形象思維為主	邏輯思維為主

（續下頁）



	文學翻譯	專業翻譯
操作模式	個人化再創作	集體化項目操作
作品交付時間	一般較長，彈性較大	一般很短
術語學	一般不要求	非常重視

由以上可以看出翻譯產業的一項矛盾：翻譯產業似乎要走向專業服務業，但重點強調的第一線譯者卻似乎處於代工的角色，最好壓抑個人特色、為整體功能服務，就某種程度而言可能和血汗工廠的童工相去不遠。由此可見，翻譯產業的本質一方面含括高階、專業的服務業，但有時也不脫低階、代工性質的製造業（林俊宏、陳子瑋，2012）。這種情形下的翻譯科技多半停留在工具角色，但相關使用能力要求卻較高，而且形成培養相關人才的必要要求（王傳英，2012；王傳英、崔啟亮，2010；俞敬松、王華樹，2010；袁軍，2012；崔啟亮，2012；楊朝軍，2012）。

然而，雖然中國的 MTI 專業學位確實是近年的趨勢，也能夠符合產業經濟方面的需求，但就「專業」的完整概念而言，卻顯得較為狹隘，而似乎只是偏向市場和資方。華文世界對翻譯專業還有另一種聲音，強調翻譯的使命和意義。例如曾參與及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翻譯課程的周兆祥，著有《專業翻譯》一書，對於翻譯「專業化」的蛻變，強調以下數點：服務為本、重視培訓、資歷審訂、成立專業團體、標準與倫理守則，以及譯員有地位（周兆祥，1997）。以此類討論方向，其實較為接近西方對於專業化的概念。以下進一步討論西方由功能論者和權力論者兩種觀念出發的「專業」。

## 參、「翻譯專業」的功能論和權力論

如前一部分所述，華文世界討論「專業」常與「職業」的概念類似，以致於討論「專業譯者」常常是以年資、任職於相關公司作為條件。而西方討論專業 (profession) 則另有其角度，Abbott (1991) 整理前人論點，再經由 Thakor & Kumar (2000) 討論「何為專業服務」時進一步分析，主要分為四種：功能論 (functionalist view)、權力論 (power view)、修正之權力論 (modified power view)、歐陸觀點研究 (continental view)。其中修正之權力論以強調應以知識以及專業智識機構之建構為重，而歐陸觀點則強調國家介入的重要性，與本文關係較遠，以下仍以功能論與權力論為主要討論範圍。

### 一、功能論

功能論認為，所謂專業應具有複雜的技術、較高水準的教育，並經社會認可具有重要功能，因而自然帶來較高的收入以及聲望 (Thakor & Kumar, 2000)。對功能論者來說，與專業相關的機構，其重要性在於提供教育、從客戶保護觀點出發的認證、倫理規範，以及其他維繫專業人士與客戶關係的保證措施 (Abbott, 1991)。至於其他與功能論相關的概念，還包括具有系統化的理論、專業機構、專業文化、公眾對專業的信任、長期的訓練等等 (Thakor & Kumar, 2000)。傳統一般認定的專業包括建築、會計、法律、醫藥及工程等 (Congram, 1991; Thakor & Kumar, 2000)，均具備以上要素。各要素隨著相關社會研究逐漸細緻，逐漸形成描述專業特性的特質 (trait)，各種分類不一，洪瑞恬 (2004) 整理前人文獻，共列成十九項專業特質，<sup>1</sup> 其中歸納出現頻率最高的前五名分別

---

<sup>1</sup> 六到十名為：專業權威與自主、專業道德、專業成長進修、證照制度、資格限制。其他包括：高度心智活動、研究發展、專業責任、專業承諾、專業文化、社會地位、社會認同、全薪專職，以及必要之服務。

為：專業的知識與技術、利他的服務態度、組織專業團體、正式/長期的訓練、專業倫理規範。

但由此觀之，究竟「翻譯專業」有多少項目符合「專業」概念？以下分項討論。

### （一）專業的知識與技術

從事專業工作必須根據科學的理論基礎，而某項專業之所以有別於他者，也必然是由於具備本身的特有知識。但討論翻譯的「專業知識」時，包含兩種概念。第一種是關於待譯內容的專業知識，例如以前面「專業筆譯」的概念為例，可分為「法律翻譯」、「金融商務翻譯」、「醫學翻譯」、「工程技術翻譯」等等（姚錦清，2010），由於此類項目原本便已屬於傳統專業領域，屬於「專業知識」應無疑義，而翻譯此類文件時亦應具備相當程度專業知識，才能得心應手。

另外，究竟是否有第二種、也就是關於翻譯本身的專業知識？仲偉合討論「翻譯專業知識」的段落中，用詞為「翻譯專業所需知識」，內容列出「所學語言國家概況」、「跨文化交際能力」、「語言學基本知識」、「外國文學基本知識」、「計算機與網絡應用」以及「職業道德與相關職業知識」，可看出仍然多半是以協助翻譯活動進行為考量，而非真正特屬於翻譯本身的專業知識。若以翻譯學科發展觀之，霍姆斯（Holmes）的翻譯學結構圖雖有部分已然過時，但應該仍能大致勾勒翻譯學科專業知識的版圖。（參見圖 1）雖然這建構起翻譯學科的專業所在，但從古至今，「理論對譯者有用嗎？」也一直是翻譯界熱烈的話題（Chesterman & Wagner, 2002）。即使譯界本身認為確有其重要性，也還需要獲得外界認同，才能提升翻譯的專業形象。至於在專業技術方面，雖然對等效應、翻譯轉換模式、話語分析等學派均有類似技術的層面，但畢竟這些技術技巧還是多半存在心智腦海，而不容易為外人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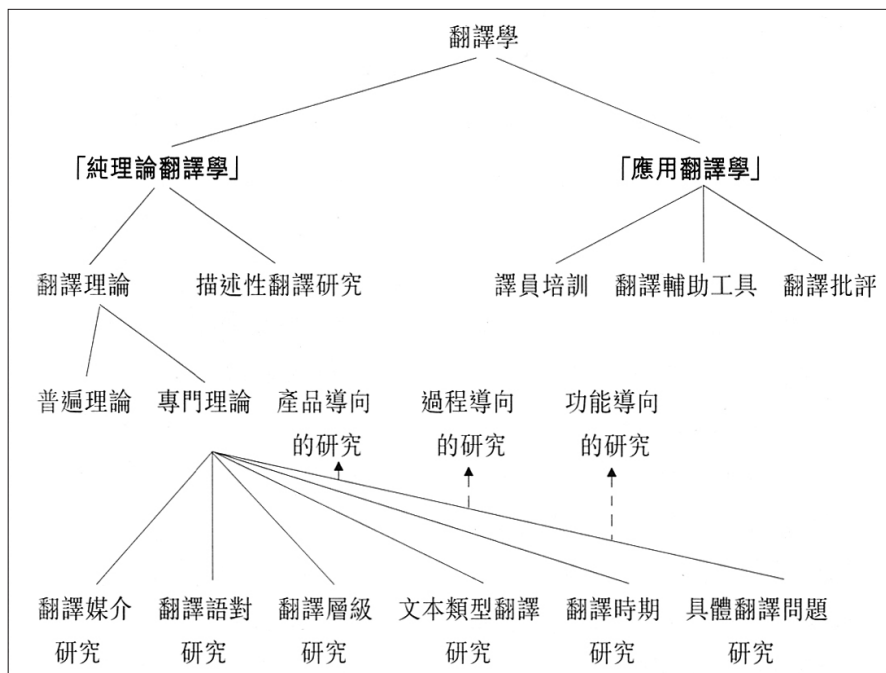


圖 1：霍姆斯的翻譯學結構圖 (Munday, trans. 2007)

## (二) 利他的服務態度

專業的起源在於某些服務極端重要，必須在不計較報酬的前提下提供給需要服務的對象 (Lieberman, 1956)，雖然這與現代概念不盡相同，但仍然是對某些專業正面觀感的來源之一。就「服務」而言，如前所述，翻譯產業在行業別屬於「專業服務業」，但就其產業特性，筆譯產業其實同時具備服務業與製造業的特質 (林俊宏、陳子璋，2012)，在某些區塊中並不具備利他的服務態度。然而，也因為翻譯產業包羅萬象，不難尋得同樣仍具備此特質的從業人員，例如文學翻譯類別就較常出現付出極多心力的譯者，而近年網路使用蓬勃，也出現一批無償翻譯影片字幕及漫畫的譯者，雖不盡符合「利他」意義，但仍與此精神若合符節。

### （三）組織專業團體

職業團體若希望提升專業地位，必須仰賴專業協會整合、動員其從業人員，而專業協會的發展也是評估專業化的一大重要指標（汝明麗，2009）。關於翻譯業在臺灣的專業團體，其一為臺灣翻譯學學會，原身為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於 1994 年成立的翻譯學研究會（廖柏森，2007b）。然而，國際上的翻譯專業協會如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及美國譯者協會（ATA），前者定義專業譯者工作內容、建立職業守則、監督從業人員行為、保護客戶權益、控制市場進入，同時能代表從業人員與外界協商；後者提供會員進修和建立網絡的機會、提供客戶教育、為譯者爭取合理工作條件，甚至舉辦認證測驗。但臺灣翻譯學學會的定位目前近似專業平台，功能和權力不如前兩者完備（汝明麗，2009）。

除此之外，臺北市翻譯業職業工會也於 2001 年 12 月 22 日成立，發起人張高維理事長本身即為資深譯者，在多位同為譯者的朋友達成共識下成立。工會宗旨為「匯集眾人力量，俾能利用團體資源，以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知能、謀取會員福利、改善會員生活、協調勞資關係，加強互助合作，並進而協助政府推行各項政令」（臺北市翻譯業職業工會，2013）。目前工會成員已有超過 1200 人，而且全為專職譯者，形成全臺代表譯者的最大組織。目前工會以照顧會員為主要精神，而且積極參與各項公聽會、座談會，爭取如稿費免稅額、譯費報稅所列項目等權益。對譯者而言，可與翻譯學學會搭配，提供較完整的權益保障。然而由於客觀因素及立場，工會並未如同外國的專業協會對譯者形成規範。<sup>2</sup>

### （四）正式 / 長期的訓練

近年翻譯訓練與相關學科蓬勃發展，中國情形已如第貳部分所述，而臺灣自 1988 年由輔仁大學成立首間翻譯研究所之後，目前也陸續有多

---

<sup>2</sup> 工會沿革歷史感謝張理事長於 2013/10/22 接受訪問提供。

間相關系所成立。而且 2012 年臺灣翻譯產業調查研究中，「學歷及專業背景」、「筆譯 / 口譯專業訓練」也是政府單位選擇譯者的重要考量，僅次於「筆譯 / 口譯工作經歷」（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關於翻譯訓練的專業，疑義應較小。

### （五）專業倫理規範

專業倫理信條的功能主要在於顯示專業工作特性、規範專業團體組成分子的行為、樹立專業工作目的及標準（洪瑞恬，2004）。目前中國大陸已有〈翻譯服務譯文質量要求〉、〈翻譯服務規範——第一部分：筆譯〉、〈翻譯服務規範——第二部分：口譯〉，但相較之下，臺灣仍由雇主和譯者自行訂定契約，而顯得較有不足。

功能論大略概述如上，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由功能論角度討論時，所謂專業的功能是否重要是由客戶、社會角度出發，由大眾觀感判斷，而非由從業人員自行認定。因此，功能論與行銷、形象塑造理論息息相關，所謂「專業的提升」，也就是要令大眾更認可其功能為社會所必須，而且需要經由複雜的技術、較高的教育才能提供。例如提升專業形象的方式就包括 (1) 弱化對身體勞動的印象，(2) 解釋工作的重要性，(3) 提升工作者的教育水準，以及 (4) 教育大眾關於該專業的知識（Thakor & Kumar, 2000）。此外，雖然功能論能夠點出某些專業的特質，但卻無法真正用以判斷某項職業是否為專業，而且因為標準過於主觀，因而除了醫師、律師和神職人員這幾項之外，即使在學者之間也少有共識（Thakor & Kumar, 2000）。

## 二、權力論

在功能論者之後，權力論者對相關概念大加批評。Cullen（1985）整理前人反駁功能論的主張，認為定出專業的定義只是為了說服社會上握有權力的人而獲取好處；所謂專業倫理只是公關手法，實際上並沒有規

範行為的力量；專業相關訓練的內容和時間長度則很有疑問，常常只是業內人士企圖用以向外界表示自己是專業的方式；各種認證措施無法真正帶出一批合格的執業人士，而只是某些掌握大眾信任或教育模式的人所創出的霸權。

就權力論者如 Freidson 或 Larson 等人的看法，所謂專業就像是個特權的堡壘，愈能抵抗業外人士的入侵、就愈專業，而且雖然也認為專業組織至關重要，但強調的並非客戶與專業人士間的關係維繫，而是專業組織排除異己、消除競爭的能力（Abbott, 1991; Freidson, 1970; Larson, 1977; Thakor & Kumar, 2000）。

而就權力論的角度看來，臺灣「翻譯專業」又是否存在？相較於澳洲有國家翻譯認證局（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Ltd, NAATI）的認證制度、中國也自 2003 年起舉辦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CAATI），臺灣要到 2007 年，才連續三年由教育部舉辦「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目的為「建立臺灣翻譯人才能力檢定制促度，培養翻譯人才，提升翻譯專業形象」。但目前已委由民間的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接手主辦、教育部指導，更名為「LTTC 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2013）。關於建立翻譯證照制度，廖柏森曾引用葉連祺（2001）對證書、執照及證照之分類方式（見表 3），並整理其定義：

證書 (certificate) 係指通過考試或審查後由專業組織所頒發證明具備某專門知能或資格的文件；執照 (license) 多屬檢覈從事某專業的基本必需性知能，由政府權責部門所頒授的一項證明，無執照即不能執業；而證照一般而言是指在職業領域內通過技能檢定所核發的證明文件。……若要推動翻譯證照制度，以證書形式由民間團體辦理恐怕缺乏公信力，不易為市場接受，過去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曾推行「翻譯師資格證書」但卻無疾而終可為殷鑑。（廖柏森，2007a）

若以權力論而言，具備排他性質的「執照」自然最為有力，但就市場現實而言也最難達成。有鑑於全民英檢已逐漸步上軌道取得公信力，同樣以能力檢定方式進行應屬合理過程。但仍需時間進一步發展，才能真正達到形成翻譯專業的形象。

表 3：證書、執照和證照之區分（葉連祺，2001）

	名稱	證書 (Certificate)	執照 (License)	證照
文件	文件功能	專業知能證明，非執業必備	執業許可	專業知能證明，與執業有關，可／必須換發執照
	核發單位	專業團體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知能等級	專業最高素養，無上限	執業最低基本素養，有下限	執業基本素養
	名稱	檢定／檢覈	核照	技能檢定
方法	檢驗目的	評鑑領域專業知能，維護專業權威	確保執業最低知能，維護公眾權益	評鑑執業基本知能，維護公眾權益
	辦理單位	專業團體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辦理性質	多自願參加	強迫參加	自願或強迫參加



## 肆、翻譯科技和翻譯專業——由功能論和權力論出發

數位時代會影響所有專業，但譯者感受特別強烈（Garcia, 2009）。而究竟哪些事物屬於翻譯科技的範疇，由於每個人的科技程度不同、看法不一，也就難以明確討論。為此，研究資訊科技如何應用於翻譯的 Tradumàtica 組織，將電腦程式依與翻譯的關係分為五類，以第 1 類為核心，向外形成類似同心圓的結構：

1. 翻譯程式：文字處理程式、輔助翻譯工具、機器翻譯（MT）程式等等。
2. 翻譯輔助軟體：資料庫、數位字典百科、瀏覽器等等。
3. 文件寄收程式：電子、文字辨識、語音辨識等等。
4. 附屬翻譯軟體：壓縮軟體、編碼程式、下載管理程式等等。
5. 一般程式：防毒軟體、作業系統等等。（Alcina, 2008）

然而 Alcina（2008）認為，對翻譯科技的定義還需要再進一步選擇，而對翻譯科技的研究重點應該是考量翻譯策略的設計和採行、有助於簡化翻譯活動的工具和技術資源，以及輔助相關研究教學。最後舉出所使用的工具及資源包括以下五類：

1. 譯者的電腦設備：基礎的作業系統、光碟機、硬碟等等。
2. 通訊及檔案管理軟體。
3. 文字編輯及桌面排版。
4. 語言工具及資源：如數位字典、資料庫、語料庫。
5. 翻譯工具：輔助翻譯程式（包括翻譯記憶、術語庫等等）、機器翻譯。（Alcina, 2008）

以上兩者分類雖然不盡相同，但均可看出從一般電腦使用到翻譯活動核心的漸層，這構成完整「翻譯科技」的概念，但也正由於難有劃分的界線，而使得對翻譯科技乃至於翻譯能力的想法又有不同。如 Pym 的學生便曾抱怨，認為他在翻譯課上教授 Word 的修訂和評註功能、資料搜尋、網頁 HTML 概念、進階網站編寫、翻譯記憶功能，但這些並不符合學生對「翻譯教學」的概念，學生希望得到的是在文字上琢磨轉換的技巧（Pym, 2003）。然而，Pym 所教的內容卻正是業界希望譯者能夠了解的職業能力，而這一切也符合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 PACTE 小組（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所提出的翻譯能力模型當中「工具使用能力」一項，包含所有記錄、資訊、通訊科技（PACTE,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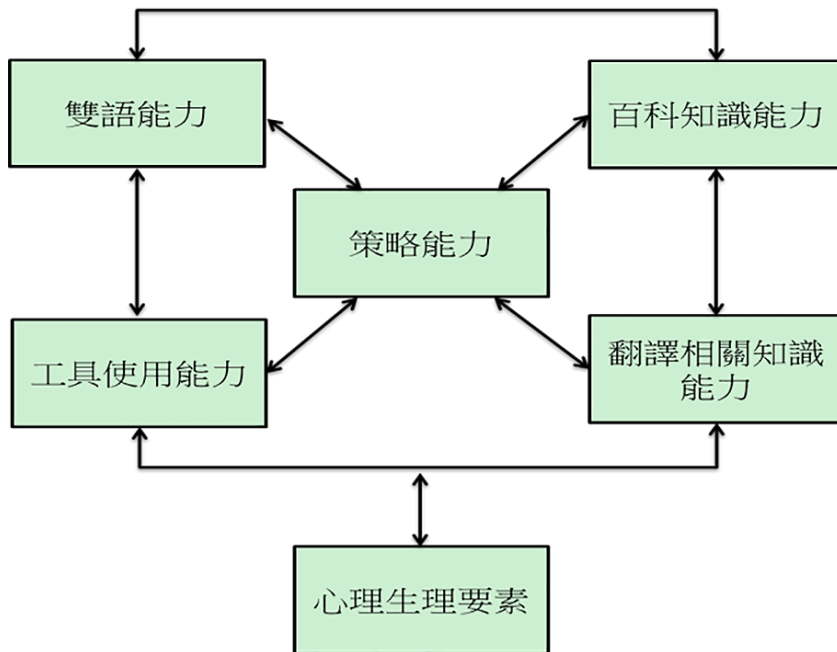


圖 2：PACTE 小組的翻譯能力模型

然而，實際上譯者使用翻譯科技的情形又是如何？若以最核心的翻譯記憶而言，2006年倫敦帝國學院進行翻譯記憶系統使用調查，參與者為874位來自54國的翻譯業界人士，其中九成（785位）為譯者，而且使用翻譯記憶的比例高達82.5%。即使現在並未使用翻譯記憶，願意在近期添購的百分比也高達71%（Lagoudaki, 2006）。然而相較之下，臺灣2012年進行的翻譯產業研究中，調查對象同樣為譯者，317位受訪者中，使用翻譯記憶軟體的卻只有27.7%（88人），顯見臺灣與國際情形仍有差距。根據本地化行業標準協會（Localization Industry Standard Association/LISA）調查，目前翻譯市場前幾位的領域為本地化、科技、經貿、通訊、法律及醫療（史宗玲，2013），這正是翻譯記憶的強項所在，中國MTI學位以此為重點教學項目（王傳英、崔啟亮，2010；俞敬松、王華樹，2010；張政、張少哲，2012），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更是早在2002年便開設世界首創的「電腦輔助翻譯文學碩士」。以整體華文市場而言，翻譯科技使用已經和翻譯職業（專業）形成緊密聯結，因此不難理解其間的概念連結。而若再加進西方對專業的概念討論，便能使觀點更為完整。

## 一、功能論與翻譯科技

翻譯科技與功能論最大的聯結之處，在於翻譯科技（特別是翻譯記憶）可以快速處理大量資訊，處理單靠人工無法完成的作業（史宗玲，2013）。這一點除了具有對職業及工作效率的重要意義，也相當有助於專業形象的建立。如前所述，專業第一大特質便是「專業的知識和技術」，而過去翻譯曾給人只要懂外文與母語就能做的印象，現在隨著翻譯科技發展，若強化專屬於翻譯這行的技術操作層面，便較易取得外界的認同。例如國家有多種職業證照，程式設計師有如微軟、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核發之證照，網頁設計也有ACA國際認證證照等等，透過將無形技術有形化的過程，也能夠落實專業的形象。此外，譯者訓練課程納

入翻譯科技，也容易讓人認同具備正式 / 長期的訓練。功能論並無法用以明確判斷某行業是否屬於專業，而是由各種方向營造專業的感受，各種能夠帶來加分效果的作法都值得把握。

## 二、權力論與翻譯科技

什麼樣的人能夠做翻譯？什麼樣的人才真正叫做譯者？這些問題一直以來便充滿主觀判斷，而權力論的排外效果便形成能夠操作化的定義：針對各項翻譯所需科技、定出合格門檻，需通過一定檢覈。然而正如同第二部分所述，整體翻譯產業需要更精細的分類，翻譯科技能夠適用於目前整體翻譯市場最大宗的本地化、科技、經貿等領域，但就文學領域而言，便可能只有 Alcina (2008) 所提的前四項較為相關，而第五項較不適用。因此，首要之務將會是進一步引進對翻譯科技的分類，調整成臺灣市場能夠接受的定義，再劃分出由產業需求決定的合格條件。

## 伍、結語：以翻譯科技營造翻譯專業

「翻譯專業」一詞，一直缺乏明確定義；且專業 / 職業早在定義之前便已存在，在社會中不斷建構，是一種「民間概念」(folk concept)，很難用所謂科學的方式加以規範(劉思達，2006)。然而，社會上很容易聽到要求「專業發展」的聲音，2012年的臺灣翻譯產業調查研究報告也發現，譯者認為「翻譯專業地位不受重視」是工作上「非常嚴重」問題的第一位，而且專職譯者感受更為強烈，因此有必要至少將專業這個概念的使用方式理清，再據以解決相關問題。

華文世界的「專業」，第一常與「職業」相關，所謂「專業譯者」即「從事翻譯工作達一定時間的譯者」，以年資和任職相關公司為條件。這種定義方式雖然簡單，卻很難討論如何發展此專業；第二則是和專業領域知識有關，例如「專業醫學譯者」便是具備醫學專業領域知識的譯者，

然而如何培養某領域專業知識則應屬於該領域研究範圍。至於如何結合這兩種概念，或許正是近年來中國 MTI 學位的走向，重點是培養「高層次、應用型高級翻譯人才」，也就是具備專業領域知識、而且確實瞭解產業作法的譯者。對這種走向而言，翻譯科技做為工具的功能特別重要，需能流暢使用各式翻譯科技，方得應付新興產業需求。

然而，單就職業年資和領域知識加強，仍無法處理「翻譯專業地位不受重視」此類觀感問題，因此必須由功能論與權力論下手，以功能論出發、強化翻譯屬於專業的特質，再以權力論出發、劃定翻譯屬於專業的範圍。由於翻譯科技的使用能力較容易量化、操作化，便能夠加強翻譯具備「專門的知識與技術」的印象，也方便操作「正式而長期的訓練」部分。再經過一段時間討論成熟後，定出翻譯產業需要的翻譯科技使用能力門檻，即可研擬相關證照制度，由權力論劃清屬於翻譯專業的範圍。正由於「專業」概念難以掌握、需要從各種層面入手才能收效，因此在發展翻譯專業的過程中，翻譯科技除了是符合產業需求的工具，也必然是形成翻譯專業不可或缺的一環，無論在產業發展、政策擬定、譯者培養及在職訓練、產業挑選譯者上，均值得多加考量。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 王傳英（2012）。2011年企業語言服務人才需求分析及啟示。中國翻譯，**1**，67-70。
- 王傳英、崔啟亮（2010）。本地化行業發展對職業翻譯訓練及執業認證的要求。中國翻譯，**4**，76-79、95。
- 史宗玲（2013）。電腦輔助商務翻譯教學——MT及TM之案例研究。編譯論叢，**6**（1），113-145。
- 仲偉合（2006）。翻譯專業碩士（MIT）的設置：翻譯學學科發展的新方向。中國翻譯，**1**，32-35。
- 仲偉合（2007）。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及其對中國外語教學的挑戰。中國外語，**4**，4-7+12。
- 汝明麗（2009）。臺灣口譯產業專業化：Tseng模型之檢討與修正。編譯論叢，**2**（2），105-125。
- 宋書聲（2007）。前言：中國翻譯產業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載於尹承東主編，翻譯產業經營論集（頁1-5）。北京市：中央編譯出版社。
- 李軍、黃寶印、朱瑞（2007）。改革和完善外語專業研究生培養模式：培養翻譯碩士專業學位人才。中國翻譯，**4**，6-7。
- 李德鳳（譯）（2007）。翻譯學導論：理論與實踐（原作者：Jeremy Munday）。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周兆祥（1997）。專業翻譯。臺北市：書林。
- 林俊宏、陳子璋（2012）。筆譯產業特性研究。翻譯學研究集刊，**15**，159-187。
- 俞敬松、王華樹（2010）。計算機輔助翻譯碩士專業教學探討。中國翻譯，**3**，38-42、96。

- 姚錦清 (2010)。翻譯碩士專業學位 (MTI) 與專業筆譯理念。東方翻譯，**6**，8-11。
- 洪瑞恬 (2004)。口譯之專業化發展與職業聲望初探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唐繼衛 (2010)。加強翻譯碩士教育工作：適應翻譯產業發展需要。中國翻譯，**1**，50-52。
- 柴明穎 (2010)。對專業翻譯教學建構的思考——現狀、問題和對策。中國翻譯，**1**，54-56。
- 袁軍 (2012)。語言服務：中國翻譯行業的全新定位。中國翻譯，**5**，80-83。
-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2013)。考試簡介。取自 <http://www.lttc.ntu.edu.tw/tranmain.htm>
- 崔啟亮 (2012)。高校 MTI 翻譯與本地化課程教學實踐。中國翻譯，**1**，29-34。
- 張政、張少哲 (2012)。真項目、真實踐、真環境、真體驗——基於北京師範大學 MTI CAT 案例教學的探索與實踐。中國翻譯，**2**，43-46。
- 陳子瑋、林慶隆、彭致翎、吳培若、何承恩、張舜芬、廖育琳 (2012)。臺灣翻譯產業調查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編號 NAER-100-12-F-2-01-00-2-02)，未出版。
- 陳茂新 (2002)。翻譯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培養目標。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5**，66-67、71。
- 馮國扶 (2012)。從翻譯產業看國家編譯之發展。編譯論叢，**5** (2)，201-205。
- 楊朝軍 (2012)。產業化視域下的翻譯碩士培養模式。中國翻譯，**1**，24-28。

- 葉連祺 (2001)。中小學校長證照相關課題之思考。教育研究月刊，**90**，57-71。
- 廖柏森 (2007a)。英語與翻譯之教學。臺北市：秀威資訊。
- 廖柏森 (2007b)。臺灣口譯研究現況之探討。翻譯學研究集刊，**10**，189-217。
- 臺北市翻譯業職業工會 (2013)。成立宗旨。取自 [http://www.ttiu.org.tw/index\\_main.htm](http://www.ttiu.org.tw/index_main.htm)
- 劉思達 (2006)。職業自主性與國家干預——西方職業社會學研究評述。社會學研究，**1**，199-226、248。
- 穆雷 (2008)。建設完整的翻譯教學體系。中國翻譯，**1**，41-45、96。
- 賴慈芸 (2009)。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臺北市：國立編譯館。

## 英文文獻

- Abbott, A. (1991). The Order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Work and occupations*, *18* (4), 355-384.
- Alcina, A. (2008).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scope, tools and resources. *Target*, *20* (1), 79-102.
- Chesterman, A., & Wagner, E. (2002).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Vol. 9).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
- Congram, C. A. (1991).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C. A. Congram & M. L. Friedman (Eds.), *The AMA Handbook for Service Industries* (pp. 479-490). New York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Cullen, J. B. (1985). Profess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occupational earnings. *Work and Occupations*, *12* (3), 351-372.
- Freidson, E. (1970). *Profession of medicine: a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applied knowledge*. New York: Dodd Mead.



- Garcia, I. (2009). Beyond translation memory: computers and 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12, 199-214.
- Lagoudaki, E. (2006).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translation memories survey 2006. *Translation memory systems: Enlightening users' perspective*, 9, 2011.
- Larson, M. L. (1977).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eberman, M. (1956). *Education as a Profess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PACTE. (2003). Building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In F. Alves (Ed.),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pp. 43-6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ym, A. (2003). Redefin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n an electronic age. In defence of a minimalist approach.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48 (4), 481-497.
- Thakor, M. V., & Kumar, A. (2000). What is a professional service? A conceptual review and bi-nation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14 (1), 63-82.